

铁橛山是青岛胶州湾以西的主要山脉之一，位于今胶南境内。胶南为古胶州、诸城两个县的各一部分组成的。铁橛山古属胶州，本名“胶山”，又称“镇山”，名列胶州八景。《齐记》中记为“黔艾山”，《水经注》中记为“桓艾山”，到了《齐乘》这本古代地理书中才叫铁橛山，沿袭到现在。

铁橛山与张谦宜

□鲁勇

铁橛山得名及风光

铁橛山是东北、西南走向，南北长14公里，宽7公里，主峰海拔595.1米。因为山色黑如铁又山势矗兀，因而百姓们称它叫铁橛山。山上有泉，形成溪涧，景色绝佳。《胶州志》称为“铁橛悬泉”，列为“胶州八景”之一。自古是游人游览的胜境。春秋战国时期，齐国修建了我国第一座

长城，齐长城就经过铁橛山。清代赵承宠写有《铁橛山晚归》一诗，其中写有：“路迷春草连云碧，水绕寒川隔岸明。”周于智是清代进士，曾任胶州知州，他描述“铁橛山峰直矗，色黑如铁。顶有悬崖如盖，名滴水崖。一水从石罅中滴出，时作玉琴声。下积为流，溽暑不热，大旱不涸。”

玩之如明珠石倾又似闻流水一曲，不减庐山瀑布也。”诗中写道：

琴声仿佛出烟岑，流水高山自古今。
何事成连居海上，风涛漫拟是清音。

胶州八景分为乾隆八景和道光八景。乾隆八景为清乾隆十五年(1750年)胶州知

州周于智定：《灵岛浮翠》、《铁橛悬泉》、《少海连楹》、《介亭春树》、《麻湾渔乐》、《双珠嵌云》、《胶河澄月》、《石耳争奇》；道光八景为《重修胶志》载：《介根古迹》、《石耳献奇》、《天泽昭应》、《铁橛樵歌》、《麻湾渔乐》、《胶河澄月》、《珠岭飞云》、《柏兰忠义》。

雍正的老师张谦宜

张家楼在铁橛山脉，松山村是张家楼途径的一个村庄。松山张氏是古胶州的“望族”之一。松山张氏自明代由潍县迁至松山，自此人才辈出，明清两代显赫，从《张氏家谱》看，先后出过进士五人，举人五人，贡生十六人。

张谦宜(1646—1728年)字稚松，号山农，山民。他少年时代便以诗才闻名，中年潜心于程朱理学，成为大家。清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中举人，1706年中进士，先后任礼部主事，曾任南书房行走。是康熙四子胤禛(雍正)的老师，年老之际辞官回故里以著述

度晚年。

相传胤禛即位的时候，想起自己的这位老师，下旨传他进京，而他老死故乡。张谦宜死后葬在铁橛山大崮谷，是自己生前自选的墓地。在这里，民间对张谦宜有许多的传说。

清代雍正六年(1728年)张谦宜病逝于家乡，享年八十三岁，谥号：山东学究。

张谦宜的家乡，今为胶南市张家楼镇大崮村，只有一百余户居民，多为张氏后人，山岗掩映，溪流潺潺，山谷中遍植樱桃，被命名为樱皇谷。相传张谦宜告老还乡后在这里闭门著书之余，种

植了许多樱桃树。后种樱之俗沿袭至今。

当地传说，张谦宜任南书房行走时，胤禛(雍正)年少，他教书十分严格，当雍正

登基当了皇上，下旨传张谦宜入京，他以为皇上要治罪于他，不敢进京，自缢身亡，子孙们在他的墓旁种了许多樱桃树，这样才叫樱皇谷。

张谦宜的著述颇丰

张谦宜知识很广，著作广及诗文、评论、经史、地理、方志、谱牒各个方面。他的书房提名“穉斋”，他的《穉斋诗抄》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纪晓岚给以很高的评价。还有《家学堂诗抄》、《蜀道难集》等诗集，《山农文集》八卷，《穉斋诗说》八卷，《穉斋论文》六卷

等文集。在“经学”研究中，一生研究成果结集为《四书广注》三十六卷，还有《尚书说略》、《春秋五传》、《左传地理指南》，他也研究故乡胶州史志，写了《州志别本》补充了《胶州志》的不足。民国时胶县县长谢锡文说：万历间《胶州志》多错误，“硕学

耆儒”张氏谦宜有《州志别本》等书刊行于世。他还写有《读志附辩》对州志问题提出质疑，新写了《胶镇志》、《山东盐法志》，另外刻印的著作还有《古文从语》、《甲申群盗记》。他还编写了《高氏传家录》、《张氏家训》和自撰年谱《稚松年谱》，著述之

多，可说惊人。

清代翰林宋弼称张谦宜为“胶州三大文人之一”。学者法坤宏评述张谦宜的著作时说：“吐前人之精髓，发自心之明理，挥霍跌宕，期与传著相应。”

他研究程朱理学在清代青岛人中独领风骚。

张谦宜的著作，现在存世的有：《四库广注三十六卷四书质言四书疏义说书补》康熙刻本；《幽节录》一卷，康熙刻本；《张稚松先生文集》二卷抄本；《胶州文钞》一卷稿本李疏举点评，王曰钦题跋……

张谦宜几次来游崂山，写有《崂山赋》、《华楼仙迹记》等。对华楼山的奇闻传说记载很详。在《崂山赋》中写道：

“……乃有华楼直上，削方万尺，巅松十围。前有紫云，后对黄石，北泉藏其谏书，沧波此其词笔。上下四十五里，与泰山相割据。倚伏桑而钓巨鳌兮，空托咏与名山。”

对于胶州八景之一的铁橛山，今天的青岛人已经有了一些陌生感！



铁橛山远眺。

冬末游园

这个园子，我最近一次相访是在去年深秋，那时候园子里尽是枯败之色，望上一眼便萧瑟了整个冬天。日光渐好的午后，我偷得半日浮闲，穿过那条喧嚣的街道，踱至园中。

日子在闲散中悄然入春。青岛的春天，虽不乏人工绿化后的青翠，可这个园子，却更多了些残冬的风色。枝条干瘦如虬，枯草厚厚软软的一层，泛着阳光沉淀的颜色。此刻，车水马龙渐远，千万喧嚣不再，仿佛遁入了尘间的禅院，空林无风，万籁寂寥。

整个园子尚处于苏醒前的半寐状态。不知道她醒来后，会不会记得梦中我曾来过。我是行色匆匆的凡间俗人，只为入梦而来，留得一段记忆于此。生命，既来过又何须苦求永恒。

倒是眼前这一树郁郁的松柏，在经历一冬霜雪的涤洗后，旧尘尽脱，犹似新泼了浓墨，在斜洒而下的日光中，像一座耸立的寺塔，肃穆稳健。整个冬天我不曾来探访她，这一季，前行的道路被雪所封，灵魂一度冬眠，确是把她冷落疏远了。她却像一位宽容的老友，还在宁静地等候我。从年轮看，该有近百年了。似水流年里，既然无法逃脱过客的身份，又何妨结一段情谊于此，让你记住，你的世界我曾来过。

绕过这片松柏，穿过一条碎石铺成的小径，豁然瞥见一树黄色蜡梅，在万木沉睡中开得寂静清雅、形孤影傲、似在尘外。这春寒未尽的第一枝，会是我吗？我又该怎样将了这人间的春色折去，夹于书页里，以证明青春曾在乍暖还寒中怒放过？抑或是，取了相机拍摄，试图将现有的光影定格为永恒？可我什么也没做。我知道光阴总也不肯为谁停留，又何须自欺欺人？估且趁着韵正好，纵情沉醉这人间三月天吧。

于是索性闭了眼睛聊以休憩，我感受到阳光盛放的温度，已经开始沐浴渐醒的灵魂了。春寒再料峭，也抵不过阳光的温暖。恍惚间感触到脚下丛中的惺惺松松，听见阳光穿透时的窸窸窣窣。待到雷鸣声过后，这里必将是一座青葱之城，在春雨温柔的抚慰里，蓬勃迸发，势不可挡！

这样想着，不觉日影又悄悄的挪移了。我抬起头，看见雁字正从云间穿过。



张谦宜《华楼仙迹记》描述的崂山华楼。



编辑：赵郁 组版：杨帅